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平生第一口酒,是父亲用筷子递送过来的,在我周岁前后。

初吮酒浆,应是一面孔的混乱,上半身打了个激灵,看上去像笑,真心是在哭。那虽是神圣的一口酒,但和乳汁相比,它的口感恶怪,这个周岁的男人已在心里埋怨,只是尚无合用之词。以后,种种初尝的人生况味不期而至,表情越来越淡定,撞痕不留心底。

读中学那年,午间放学,四个男同学在学校附近的上海西餐馆内坐定,闻到了香意,那是抹在真皮椅背上的光亮剂散发的。桌面上的两株白色康乃馨,初现萎靡。1974年,还轮不到我辈成为餐馆的消费者。跨入此地,是对成人世界的一次僭越。当日做东的那位同学,老练地点了几道菜,也点了一款相对低价的酒,叫味美思。这款酒以白葡萄酒为基勾兑,配方中有豆蔻、肉桂等香料,度数不高。我们对酒品的领会尚处蒙昧,我像喝牛奶一样喝了大半杯,肢体很快丧失了部分协调,肘尖一乱,将半盆罗宋汤倾翻大腿,羞得脸如红汤。

回到学校,为避熟人,直奔高年级的厕所,水龙头下使劲抹擦,但难以搓洗充分。上课了,大腿的热度,焐出军裤面上洋葱和番茄的气味。有偏执的女同学,像侦探一样眯缝双眼,敬业地在我身上高高低低打量。最吃不消,她连说两个“呦、呦”,

和酒有关

邹峭峰

死活不放过。

三十多年前,我在哈萨克人的毡房里,领教过多人以一个玻璃杯喝酒。主人把白酒注入杯中,一口喝干,又将酒等量倒入,递给右边第一人。依次循环,间杂高谈阔论,以及主人把空瓶往脚边一扔的叮叮当当。十多位男人各执一杯,激荡出兄弟情怀。渐渐地,这种喝法的压迫感强了起来。那杯酒,或是第八第九次停在你面前,你清楚自己体内酶的蛋白酶对酒精的分解能力已弱,但是,只要这杯酒仍留在你面前,整个酒局就因你停摆。你的体面选择,只有在这场男人的游戏中,去扮演助推者,把酒喝干,把空杯还给主人。在世上很多地方,男人的光荣,不一定只与学养、威权和财富有关。那些通常集体默认的价值,有些时刻被视作虚无,而某种勇气,甚至只是喝一杯酒,或许被提升到一个相当的境界来看待。

我在地毯上醒来,身上有件大衣,腮边有一只穿着皮靴的脚,酒局的下半截已失忆。想了想,才明白此刻身在北疆塔城。

1949年,任解放军军级军官的姑父因伤病,自主选择退役回原乡,姑母跟随着成了四川大竹县的一名社员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去大竹县看望姑母时,姑父已病故。过去的几十年,姑母把客地当故乡,顺势变换着多种劳动方式,乐观地成了一名大竹村



智慧餐 郑辛遥
游戏场上:玩的是游戏,见的是人品。

妇。她卖过煎饼、贩过猪仔、做过裁缝、种过亚麻、当过小百货摊主。

我踏着泥泞,找到这个种植亚麻的偏僻山坳。姑母以川东女人的朗朗笑声迎我,跟着走出土屋的,是姑父母的养子。这个不到二十岁的表弟,已有了未过门的媳妇。表弟的丈人是同村麻农,出于礼数,邀我下午去他家喝酒,姑母并没有同往。

记不得桌面有些什么菜肴,只记得老汉备了三两酒,分别倒入我和他面前的一只陶碗。小作坊酿制的高粱酒,清亮而单纯,我举碗一口喝干,老汉不相信似的看着我,似乎我不应有这点酒量。站在桌边的男孩,七八岁的样子,是老汉的儿子,领了父亲的眼色,拿起陶壶,身子一闪,已经飞奔在地头了,赤

脚,像头小鹿。

十分钟后,男孩进门,给我和他父亲的陶碗里斟酒,又是每人一两多,壶嘴滴尽。这顿酒,男孩共出门飞奔了四次。我糊涂了,每次让男孩只拷二三两酒,是控制着怕我喝高?是偏僻之地大多手面拮据,不习惯一次性多沾些酒待客?还是老汉琢磨着,酒若喝不完,就只看得见酒,摸不见钱了?

我喝了一肚子当地俗称“跟头酒”的高粱酒,回到姑母家。我这个娘家小辈的脸上没有笑容,因为我的内心没有。听到房门吱呀两声后,我很快沉沉睡去。

姑母家的窗户没有窗帘,太阳从山坳里温吞而出,我头痛欲裂,发现自己的右手被姑母握着,她在我身边无声地坐了一夜。

尽管酒精的代谢物乙醛,是一级致癌物,人类依然没有离开过酒,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它的警惕。到达某个摄入量,酒就会燃情,不再简单地只是饮品。酒有一定的致幻性,能让人弱化负面的压抑,也能冲淡恐惧。酒和一些致幻物品比,性质上隔着一道河,但并非无比遥远。

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药材公司隔壁有一家豆腐作坊,老板叫谢背书。他小时候读过村小,背书又快又好,他爸爸就给他改名叫谢背书。

谢背书可不像一个卖豆腐的,他梳着教书先生才能驾驭的三七头,头发一丝不乱,夏天总是穿一身纺绸白色对襟唐装,声音轻轻柔柔,嘴角还带着一丝腼腆而拘谨的笑。他会对着每一个来买豆腐的人说一句“食饭了么”,也不管当时是不是饭点,好像这是他唯一能掌握的破冰招数。好在他家的豆腐是万安县城唯一能找到的正宗窑头豆腐,所以哪怕谢背书不善言辞,也总能早早卖掉豆腐。

我和谢背书的小女儿“阿妹头”,总是眼巴巴拿着橡皮筋和沙包等在他的摊头前,等他收摊空出场地给我们玩。我们看着人们来了之后扔下两毛,自己拿薄铁皮刀划半块豆腐,或丢下四毛直接拿走一块豆腐。一大早的豆腐花和豆浆,就更是“随君采撷”,都是大家拿大瓷碗或钢精锅子过来,自己用大铁勺舀,而后根据自己舀的量丢下一毛两毛的。大家都觉得谢背书厚道,给得也就慷慨。谢背书常说给多了给多了,忙放下手上的活儿,从旁边的酱缸里拿一两个自家腌制的榨菜头、大头菜送过去,那边笑笑也就接下了,就像邻里之间,你推门借勺盐,我在你门口放上几瓣蒜一样自然。

我常常玩累了,就和阿妹头一起睡在她的鸽子笼里。早上天还是黑黢黢的,四点多钟的时候,楼下的豆腐坊里已经响起了叽咕叽咕的推磨声。我们俩赶紧一骨碌爬起来,一个把磨绳往脖子上上一套,双手扶住转盘的石杆,用手、肩和腹部的力量去带动石磨,另一个听从谢背书的指挥,用铲子铲谷糠丢进炉灶里。推磨是个力气活儿,过一会儿我们两个就要换把手,但谢叔叔就不听家人的劝,不肯用电磨盘,非得说那豆浆没有经过几百年的老石头的磋磨,还有豆腥气,

窑头豆腐和万安鱼头

肖朵朵

也缺了那股子浓稠的口感,而坚持用谷糠当柴火,又费钱又麻烦,但谢叔叔却硬说谷糠熬制出来的豆腐,有豆子香,还有稻禾的清香。

我们两个其实都宁愿推磨,不出浆了就可以加一把泡开的豆子,加水就可以,但加谷糠时一定要眼到、手到、心到,要保证炉灶里每次都有一铁勺半谷糠在烧。多了,豆浆会有焦糊味道;少了,豆浆会有水腥气。谢叔叔就是活动的温度计,他笑眯眯看你一眼,你就知道要怎么赶紧加半铁勺谷糠进去,要怎么松开火堆来散散热。

等我读大学的时候,谢叔叔的豆腐作坊已经交给阿妹头的哥哥去做了。谢叔叔则在大坝那一块儿,开了一家鱼头豆腐店。有一年暑假,我慕名前往,远远地看见果树环绕,一块蓝色的招牌上,有一条跃动的鱼儿,嘴里衔着一口莹白的豆腐,下面两个古书篆字“回家”。店里没有一般饭店的喧嚣,就在院子里、果树下,一张张八仙桌随意摆放着,每张桌上都有经过九蒸九晒的软糯红薯条、喷喷香的土花生、酸爽可口的糖渍豇头、打仔瓜里的红色西瓜子、香软甜糯的油炸南瓜饼、小时候家里贵客临门时才吃的豆芽肉丝面,还有谢叔叔的招牌客家酒酿鸡蛋。看来谢叔叔完全是以迎接老朋友的心态来对待每一位客人。

阿妹头热情地接待了我,端上了招牌菜鱼头豆腐汤。我乐得合不拢嘴,在汤里面寻宝,找到了山上的笋干、落雨后的地衣,还有深山里雨后才有的小圆黑蘑菇、地里新鲜摘下的甜丝瓜。那汤啊,乳白浓稠,在红色的辣椒、碧青的丝瓜、绿色的葱花掩映下,鲜香清甜,我吃得满头大汗,阿妹头在一旁心满意足地看着。

谢叔叔大概没有想到,他会领着我们这些漂泊异乡的游子,找到一条经由食道回家的路。谢叔叔更没有想到,他以一个人的力量,为万安这个小地方,这个没有被污染的世外桃源,树立了一方水土鲜明的标杆。

“为公人生三十年, 满门风雪奈何天。无成一事身已老, 心共梅花落野田。”

这是云门所作的诗,也是他一生的写照,其中诗意怎“孤清”二字了得?

先生彭福云,号云门,1967年生于温州市泽雅镇门槛山村。门槛山在泽雅北面,山脉中有一山体横贯东西,山顶狭长延伸约一公里,宽约一米,如一道门槛横亘,两侧则为悬崖峭壁,无遮无拦,纵目千里。人立于山巅,如骑于奔马,驰骋天地。先生就在此山中落地。

山中人家,务农维生,家境贫寒。先生少时母亲就离世,孤单的少年背着书包,翻山越岭去山下藤桥镇上读书。考上平阳师范学校,在校习得琴棋书画之艺。而后凭了这些才艺,从教师岗位转到泽雅文化站,仕途蹭蹬,但他耿直的本性难改,文人气质更甚,主动让贤,到文联,回归文人行列,正如其诗云:“山区无出路,唯有苦攻书。才气优而足,稻粱谋有余。”

先生诗书画印相得益彰,书法如老树虬枝,古拙稚朴,可谓“水有柔情山有骨”;诗承唐宋之风,高古清雅,不呆板凝滞。最是佩服,他人作画,他气定神闲地执笔,腕底一首题画诗跃然纸上。先生作联,俗中有趣,古中见雅,其实胜在意境、格调。

先生有诗感慨:“失声只与古人唱,半百浓妆未出场。几度霓裳歌一曲,羲之邀我共流觞。”他曾走遍罗山,遍寻摩崖题刻,出版《大罗山摩崖题刻》,还曾举办“云门无三书画展”。

我与先生有师生缘,童稚时即受他教诲。2013年初,我建议挖掘古道文化,而后与先生商量,他当即表示支持,扛起相机,欣然与我一起行走,做坚强后盾。2016年2月,我告诉他政协提案建

怀念云门

吉敏

议设立“琦君散文奖”的设立已获同意,他比我还高兴:“这也是我的心愿啊!”

工作之余,我常去他办公室,闻闻墨香,喝杯清茶,倾诉人世之艰,人情凉薄,他给我讲处世之道。先生是良师,也是益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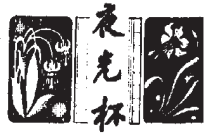
先生爱梅,我亦是。他有《咏梅》诗赠我:“邀上西风来作伴,当空明月是前身。几番认得孤山路,度了春光度了人。”

不料,天妒英才,先生英年早逝,绝尘而去,哀哉!我环顾四字,顿觉空空如也。

远。相当一部分人饮酒,图的不是口舌之乐,而是一种偏向正面的精神膨化。

我曾在悉尼七年,多年后重游,和当年一起抵澳的朋友相聚。很多朋友的状态很好,资产殷实。他们的后代,高比例读澳洲一流大学的一流专业。但是,第一代移居者,在异域白手起家,各有各的辛酸往事。

当年初抵这里,我立即陷入多重困境,没有一种选择会是熨帖的生活路线。很多人过量劳动,日睡眠长期只有四小时,不少人都遭遇过失业后银两用尽,而无人相助。移



外出旅行,旅途上那些有故事的树,变成了我爱看的另一种版本的“书”,读着读着,一种新绿般的感受油然而生。

20多年前,单位组织红色之旅,我走进了革命圣地井冈山。导游领着我们一行人来到大井,他指着一棵穿石生长的大树说,当年毛委员经常坐在树下看书,周边石块被树向上生长的力量震开了缝。毛委员以树喻理,对红军战士说树能拱破石头。红军在党的领导下,团结的力量一定能推翻旧世界。这是我的“读树”开端。

在浙江天目山,听说有棵“网红树”长在悬崖石缝中,这棵香果树龄有100多年了,我当然要去看看。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,种子能破石长成大树,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。其实人的成才和树的成材有相似之道,不计较客观条件,立足于自身的拼搏意志。这样的树无疑是一本“励志书”。来的路上经过杭州

湾大桥,当年一批民营企业企业家就像长在石缝里的树,勇于奋斗、敢于创新,终于建成堪称世界一流的跨海大桥。

兰考的“焦桐”也非常有名,即以焦裕禄姓氏命名的兰考泡桐树。到了开封离兰考很近,绿皮火车半小时就到。我见到“焦桐”守护人魏善民,他曾经外出逃荒讨过饭。他说这棵泡桐是他和焦书记一起种的,当年他挖坑,焦书记扛树苗。如今兰考有了20多万亩泡桐树,靠泡桐做家具、做乐器等出口,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路,现在生活红红火火。一张历史照片我记忆犹新,焦裕禄身患肝癌坚持工作,疼痛时他用头顶住腰部,以致坐的藤椅被顶穿了一个洞。一个电视镜头我难以忘怀,当年新华社社长穆青亲自在兰考采访焦裕禄的事迹,一边写一边流泪。那篇文章的底稿至今保留在家人手里,纸上的

黄色泪迹很明显。我看“焦桐”,好比是读一本感人肺腑的正能量“书”。

那年在河北避暑山庄,塞罕坝就在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,塞罕坝于2个多小时到了那里。塞罕坝在蒙语中意为美丽、坝的汉语意为高岭。我登高远眺,昔日满目苍凉的沙漠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取而代之的是他和焦书记一起种的,当年他挖坑,焦书记扛树苗。如今兰考有了20多万亩泡桐树,靠泡桐做家具、做乐器等出口,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路,现在生活红红火火。一张历史照片我记忆犹新,焦裕禄身患肝癌坚持工作,疼痛时他用头顶住腰部,以致坐的藤椅被顶穿了一个洞。一个电视镜头我难以忘怀,当年新华社社长穆青亲自在兰考采访焦裕禄的事迹,一边写一边流泪。那篇文章的底稿至今保留在家人手里,纸上的

“读树”之乐

王妙瑞

140万亩人工林,像一片绿色海洋呈现眼前。联合国以世界最高环保荣誉——“地球卫士奖”褒奖塞罕坝人。在塞罕坝展览馆里看到半个多世纪前,当地被风沙摧残得仅存下一棵松树的录像。这一棵松精神,激励了几代人锲而不舍接力植树,大地由黄变绿了。我好像在读一部绿化沙漠、美丽中国的奋斗之书。好样的塞罕坝人,用自己的双手在美丽高岭书写了新时代“松树的风格”。

七夕会

黄楠

树在川人的眼里寓意自强。54年前我在川东地区当兵,营部会议室外有一棵300年的黄楠树。汶川大地震发生时,老部队迅速奔赴灾区,组成一支17个官兵的突击队,携带卫星电话,冒着频繁余震,爬山越岭力克艰难险阻抵达震中,完成了党中央急需了解映秀镇灾情的任务。抗震救灾胜利后,我和十多个上海老战友坐飞机回到部队看望新战友。我代表退役老兵发言,赞扬新战友像黄楠树一样有韧劲震不倒,是红军师过硬的兵。营教导员对通讯员说,把中央颁授的“全国抗震救灾先进集体”旗帜扛出来,一起到那棵大黄楠树下拍照留念。呵呵,当年我就是告別这棵熟悉的参天大树复员回沪。一只木箱装了100本书回家,内有徐迟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。此行我又带回了一本“书”,名叫黄楠树。

绿树,那是我永远读不尽的扎根大地的向天之“书”。

雅玩